

卷一百五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明 丘濬 撰
卷一百五十五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隴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捷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狹南閉。騫混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因於漢。而昆莫

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涉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開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此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

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為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

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槩以外虜視之。使為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改。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疆。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虓帥。罔視共討。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首發羌唐旄等。居折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囉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王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

八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俱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聚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蕃頑犢屢為邊害所以竭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利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以上兩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星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
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
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

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
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
不之禁窮悲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
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
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
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

蒲縹將至怒江有屋林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
山夾菁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
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
共山下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
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為砦
過砦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
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北上二日程至騰衝
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崖過景東東從木

通甸至彎甸度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
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
也境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
為南詔所據後為家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為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
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
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

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
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
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
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
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
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

以上西
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為柁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彊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郎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太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九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

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二衛既有建州又有左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為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一百八十四

為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千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
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
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
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
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
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
為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
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

之求。如此。則威畏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貢
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止
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
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
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
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

也。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末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元初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悲嶺為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徃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夫之禮
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
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
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
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天星羅縹
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比一
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行
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
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
不得忘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弊往來
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
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以
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
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紇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
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
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

容庖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然軍食其後種類
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
口乃遂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
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不
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閩婆之類皆未
嘗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
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艤腫數十戈矛釣戟

莫不畢具出其重負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燬城
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
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
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
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
倭故也宣德以前被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
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
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

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修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

聖人作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

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乎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為家訓者也臣故於

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

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五終



